

愛有千斤重

離婚，並非只是夫妻的故事，更是孩子的故事。

這個十五歲的青少年，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。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，就是身體特別瘦弱，發育較實際年齡稍遲。他的父母要分手了，想知道他的想法，因此帶他一起來見我。

像大多數的孩子一樣，他最初的反應也是：「不要問我，你們想怎樣就怎樣，我沒有意見！」

但是說着說着，他就告訴我們，其實他在八、九歲時，就察覺父母關係不妥。他說：「他們都很愛我，絕對是天下的好父母，卻不是好夫妻！」

是好父母，不是好夫妻！這種對父母的形容，我已經聽過無數次。而我所見過這樣形容父母的孩子，本身都出現情緒問題！

男孩繼續說：「我一直想不通，怎麼只對孩子好？夫妻之間不是也應該彼此和睦嗎？否則那怎樣叫做一個家庭？」

男孩不知道，正正是這種憂慮，每當孩子覺得家不成家時，就會不自覺地負起平衡家庭的角色，這是孩子的天性，形成一個三角鼎立的局面，才能穩定父母臨危的關係。

男孩又說：「少時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會這樣，總是為他們調解，設法把他們牽在一起。那時他們也曾多次提出要離婚！」

母親插口說：「那時他的反應很劇烈，變得情緒失控！我們都被嚇壞了」

現在父母真的要離婚了，再也無法調解他們的矛盾，男孩完全無計可施。倒是坐在他身旁的父親，神情十分悲傷，他說自己不善表達，已經患了憂鬱症多年，知道無法滿足妻子的需要。明顯地，父親並不願意離婚，不善言辭的他也鼓起勇氣，訴說自己多年來的失意和無助，希望妻子再給他一次機會。但是妻子去意已決，她說：「我已經對他完全沒有感覺！」

一個要走，一個不想走，氣氛因男人的表達更顯沉重。對孩子來說，真是雪上加霜。

諷刺的是，要兩個人才能結得成婚，但只要一個人就離得了婚。

我們都無話可說，被一股角力籠罩。很多人認為面對困擾，應該往好處看。我卻想，人生太多的無可奈何，有時非得感受那肺腑撕裂的傷痛，才知道怎樣澈底地療傷。

男孩也久久不言，他想了好久，開始消化這個無可避免的現實，慢吞吞地，一字一字地說：「現在他們離不離婚，已經不再重要，我最擔心的是，爸爸已經沒有時間，媽媽的時間也不多！他們分手後，各人將如何自處？」

原來離婚後父親將要返回故鄉居住，山長水遠，父子將不容易見面。

男孩說：「我最害怕的，就是將來每次接觸，聽到他又生病了，或者繼續情緒低落，而我卻完全無能為力！」

至於母親，他也說：「你其實並不是真的那般硬朗，你不知道自己內心的孤單，一味好強，我其實也是很為你擔心的！」

父母一直以為自己在保護兒子，其實孩子也在維護着他們！

多年來心思都放在父母身上，現在他們終於宣布婚姻死亡，此時此刻，不知孩子心中有多失落。但是孩子關注的並非自己，而是父母的安危。

我決定把焦點放回他自己身上，問他說：「你為什麼身體那麼瘦弱？你知道嗎？長年擔心父母不和，是會造成很大壓力的，有些孩子會被壓得身體也發育不起來！」

出乎意料地，他答我說：「我知道，連奶奶都說，我怎樣吃也長不出肌肉來！」

他讓我摸摸手臂，真的骨瘦如柴。

他又說：「我看過很多書，我知道這甚至會掉頭髮的！」

我問：「你有掉嗎？」

他笑說：「還好，只掉一點點！」

我很慶幸他如此關注自己的形象，這才是年輕人的份內事！

但是他仍然十分苦惱，說：「平時爸媽有什麼事，都是由我來照顧，將來只剩下媽媽與我，我更不能不理她！」

母親對他說：「你不用擔心我，我有朋友、有工作，一個人絕對沒有問題！」

男孩回應：「不是的，你很多事都不肯對人說，只有對着我，才可以談心事！」

母親：「你是我兒子，有事當然要找你說！」

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母子很快就對答如流、旁若無人；這是長期唇齒相依所養成的一種互動，父親坐在一旁，完全被當作透明。男孩一方面擔心自己代替父親成為母親的老伴，一方面卻是已成習慣，無法抽身。

他向我示意求助，我讓他轉身過來，面向鏡子，對他說：「如果你不想扮演這個角色，就要關閉耳朵，聽不到他們的聲音，不要老看着他們，把眼光集中在自己的身體，好在你還有好幾年發育期，再不趕快跟上，就真要延誤了！」

母親說：「他不想陪我，但是卻不准許我結交男朋友！」

這話我也聽過無數次！很多孩子都想放下父母，但是卻不一定願意讓父母放下自己。

男孩說：「我從小就留心父母的一舉一動，老怕他們會出問題，自己的朋友不多，這些話也很難向別人說。」

夫妻的角色改變，孩子也要根據年齡需要，把專注力放回自我發展，而不是全部投資在經營父母的關係。但是知易行難，上一代說離就離，孩子却未必容易放手。

男孩的結論是：「你說的我都明白，但是我擔心，無法靠自己的力量突破！」

歸根究底，父母必須活得好，孩子不再牽腸掛肚，才能照顧好自己！